

民國元年

吳又可溫疫論

上海江東書局印行

溫疫論原序

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疫治驗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溫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其於溫疫證而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證。患見溫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溫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溫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冬。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譏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少。況溫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真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為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溫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詳諄告。世至於溫疫。多於傷寒十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溫疫之證。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即傷寒論。乃猶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溫疫之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江省。南北兩直。患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閭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剝。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觸古。畫虎無明論。是以投剝不效。醫者彷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左。以後高明者。正之。

崇禎壬午年仲秋月姑蘇洞庭吳有性書於淡淡齋

溫疫論補註上卷目錄

原病

表裏分傳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注意逐邪勿拘結冀

自汗

呃逆

小便

虛煩似狂

下後間服緩劑

病愈結存

妄投補劑

人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脈厥

因證數攻

辨明傷寒時疫
溫疫初起
邪在胸膈
急證急攻

溫疫初起治法
傳變不常

內壅不汗
邪氣復聚

汗發戰汗合論
戰汗

畜血
盜汗
發斑

黃瘤乃府病非經病
停藥

大便
蛔厥

虛煩
神虛譏語
下後身反熱
下後脈浮
奪液無汗
妄投破氣藥

壅氣不語
下後脈反數
下後脈沉
老少異治
妄投寒涼藥
疫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脈證不應
登下醫案
乘除醫案

體厥醫案
濬結醫案

溫疫論補註下卷目錄

雜氣論

標本

知一

主客交病

舍病治藥

勞復

調理法

疫痢兼證

正名

論氣盛衰

行邪伏邪之別

應下諸證

輕疫誤補每成痼疾

食復

感冒兼疫

婦人時疫

傷寒正誤

論氣所傷不同

論陰證世間罕有

應補諸證

四損不可正治

論食

自復

瘡瘍兼疫

妊娠時疫

諸家溫疫正誤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論

論陽證似陰

肢體浮腫

服寒劑反熱

論飲

捐復

溫瘡

小兒時疫

溫疫論補註卷上

姑蘇吳有性又可甫著

古歛鄭重光在草甫補註

襄陵喬國楨世臣甫校梓

○原病

病疫之由。昔叔和云。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復太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涼為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必多雨。亦天地之常事。未必致疫也。夫寒熱溫暑感天地之常。疫者感天地之屬。氣在歲運有多少。在方隅有輕重。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於伏督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裡之分界。是為半表半裡。即內經瘧論所謂橫連募原者也。胃為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于十二經之中。而營養百骸毫髮之間。彌所不貫。凡邪在經為表。在胃為裏。今邪在募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為半表半裡。其熱溼之氣浮越于某經。即能現某經之證。如浮越于太陽。即有頭項痛。腰脊強。如浮越于陽明。即有目痛。鼻乾。不眠。如浮越於少陽。即有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大槩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著人。有自天受之。有傳染受之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實。邪不能入。經云邪之所凑。其氣必虛。因本氣虧虛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草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疫氣充斥。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於此矣。行之機。乃為邪之所阻。吾身之陽氣為邪所遏。故為病熱矣。其始也。格陽于內。不及于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即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表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裡。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即解。以俟其伏邪漸清。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鬪氣自內由募中以達表。振戰止而復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脈靜身涼。袖清氣爽。霍然而愈。亦有

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為順。即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暫通熱亦暫減。愈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發。其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者。因其人陽氣之盛衰也。其發熱或久或不久。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者。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內傳。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凜凜然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于伏邪發作。方有變證。其迹或從外解者。有但裡而不表者。有表裡偏勝者。有表裡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裡而再裡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腸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讖語昏憊。舌黑苔利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詳見脈證治法諸條。

○辨明傷寒時疫

或曰。子言傷寒與時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桃仁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證。子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衣單風露。或冒雨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機洗浴。隨覺肌膚寒慄。既而四肢拘急。惡風惡寒。然後頭疼身痛。發熱。惡寒。脈浮而數。脈緊無汗。為傷寒。脈緩有汗。為傷風。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勿實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因所觸而發者。或飢飽勞碌。或焦渴氣鬱。皆能觸動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觸而發者。居多。促而發者。十中之一二耳。傷寒投劑可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千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即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清。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則病篤。時疫發斑為外解。傷寒邪感在經。以經傳經。時疫以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縕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縕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表為先。時疫初起。以疏利為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時疫皆能傳背。至是同歸于一。故用承氣湯。導邪而出。要知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夫傷寒之邪自肌表一逕傳裡。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惟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時疫之邪。始則匿於募原。根深蒂固。發時與營衛交滌。客邪經由之營衛。未

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傷故名曰潰。然不潰則不能傳。不傳則不能出。邪不出而病不瘳。然時疫多有未能頓解者何耶。蓋疫邪每有表裡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傳。則邪留于肌肉。一半向內傳。則邪留於胃府。邪留于胃。故裡氣結滯。裡氣結表。氣因而不通。于是肌肉之邪不能即達于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而鬱于肌肉之邪方能達發於肌表。或班或汗。然後脫然而愈。傷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同者矣。

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時疫感天地之戾氣。既不同俱用承氣。何藥之相同也。曰風寒疫邪與吾身之真氣。勢不兩立。一有所着。氣壅火積。氣也火也邪也。三者混合。失其本來。真面目。與之俱化為邪矣。但以驅逐為功。何論邪之同異也。假如初得傷寒。為陰邪。主閉藏。無汗。傷風為陽邪。主開發。多汗。始有桂枝麻黃之分。原其初感而未化也。傳至少陽。並用柴胡。傳至胃府。並用承氣。至是亦無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是知疫邪傳胃。亦同治法。

○溫疫初起

溫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嗣後但熱而不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伏脊之前。腸胃之後。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不可認為傷寒表證。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衛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散。主之。

達原散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右用水二鍾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疏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果辛烈氣雄。除伏邪蟠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消散。速離暴原。是以名為達原散也。執湯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營血加芍藥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為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乃調和之品。如渴與水。非拔病之藥也。凡疫邪遊

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洩。如脇痛且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如腰背項痛。此邪熱溢於太陽經也。本方加羌活一錢。○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熱邪溢於陽明經也。本方加葛根一錢。但證有遲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急之分。務在臨時斟酌所定。分兩大略而已。不可執滯。

○溫疫初起治法

疫邪感受。有輕重。感之輕者。舌上白苔亦薄。熱亦不甚。而無數脈。其不傳裏者。一二劑自解。稍重者。必從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氣蟠結於募原。內外隔絕。表氣不能通于內。裡氣不能達于外。不可強汗。或者見有加三經發散之药。便欲求汗。誤用衣被壅遏。或將湯火尉熏。甚非正法。然表裡隔絕。此時無遊溢之邪在經。三陽經加法不必用。宜照達原散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液不從汗解。而從內陷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三消飲證也。若脈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募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湯證。如舌上純黃色。兼有裡證。邪已入胃。此又承氣湯證也。有二三日即潰離募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淹淹晶晶五六日。陡然勢張者。凡元氣勝者。毒邪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傳。設遇他病久虧。適又染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繩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時師誤認怯證。日進參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表裡分傳

溫疫舌上白胎者。邪在募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入胃。設有三陽形證。用達原散。三陽加法。因有裡證。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以毒邪表裡分傳。募原尚有餘結者。宜之。

三消飲

桔梗

厚朴

芍藥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羌活

柴胡

薑棗引

補按三陽加法不必全用。各隨其所見之經而加用之。

○熱邪散漫

溫疫脈長而洪數。大渴大汗。通身發熱。宜白虎湯。

白虎湯

石膏一兩

知母五錢

甘草五錢

炒粳米一撮

加薑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之藥也。蓋毒邪已潰。中結漸開。邪氣分離。募原尚未出表。然內外之氣已通。故多汗脈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而解。若時疫初起。脈雖數。未至洪大。其時邪氣蟠踞募原。宜達原散。誤用白虎。既無破結之能。但求清熱。是猶揚湯止沸也。若邪已入胃。非承氣不能愈。誤用既無逐邪之能。徒以肅殺而伐胃氣。反抑邪毒。致脈不行。因而細小。又認陽證陰脈妄言不治。醫見脈微欲絕。益不敢議下。惟雜進涼藥以為禦當。愈治愈危。至死不悔。此當急投承氣緩緩下之。六脈自復。補按脈既微欲絕。豈可雜進涼藥。必脈沉細有力方可急投承氣。否則非下證也。

○邪在胸膈

溫疫邪在胸膈。滿悶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吐。腹不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於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甜瓜蒂一錢

赤小豆二錢

生山梔仁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一鍾。後入赤小豆煎八分。先服一半。

如不吐。再盡服之。雖吐猶未解。煩滿尚存者。再剷煎服。如無瓜蒂。以淡豆豉一錢代之。

○傳變不常

疫邪為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無汗竟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而解者。有冒氣壅鬱。必因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因表以汗解。裡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證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斑出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裡證急。雖有斑。非下不愈者。此雖傳變不常。亦疫之常變也。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深冷。或平素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閉塞。少腹脹滿。至夜即發熱。以導赤散五苓散。全不得效。得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素有他病。一觸之。

虧邪乘夙昔所損而傳者如失血崩帶經水適來適斷心痛疝氣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舊病治法無論某經某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夫疫之傳有九然亦不出乎表裡之間而已矣所謂九傳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謂一病而有九傳也蓋溫疫之氣邪自口鼻而感入於募原察其傳變眾人多有不同者以其表裡各異耳有但表而不裡者有但裡而不表者有表裡分傳者有表裡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勝子裡者有裡勝於表者有先表而後裡者有先裡而後表者凡此九傳其病則一醫者不知九傳之法不知邪之所在如盲者之不任杖聾者之聽宮商無音可求無路可適未免當汗不汗當下不下或顛倒誤用或尋枝摘葉但治其證不治其邪同歸于誤一也

所言但表而不裡者其證頭痛身疼發熱而復凜凜惡寒內無胸滿腹脹等證穀食不絕不煩不渴此邪外傳由肌表而出或自斑消或從汗解斑則有斑疹桃花班紫雲斑汗則有自汗盜汗狂汗戰汗之異此病氣使然不必較論但求得汗得斑為愈凡自外傳者為順勿药亦能自愈間有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斑出不透而熱不退者宜舉斑湯有斑汗並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不徹而熱不除者宜白虎合舉斑湯間有表而再表者所發未盡募原仍有隱伏之邪或二三日後或四五日又依然如前發熱脈洪而數及其解也斑者仍從斑解汗者仍從汗愈未愈者仍如前法治之然亦布有至于三表者更布有也

若但裡而不表者外無頭疼身痛繼而亦無三班四汗惟胸膈痞悶欲吐不吐雖得少吐而不快此邪傳裏之宜瓜蒂散吐之邪從吐減邪盡病已若邪傳裡之中下者心脹腹滿不嘔不吐或大便秘或熱結傍流或協熱下利或大腸膠閉並宜承氣導去其邪邪去病減邪盡病已土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為逆但宜承氣道之則在上之邪順流而下嘔吐立止脹滿漸除矣

有裏而再裏者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之證復發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裡者乃常事甚有三

裡者。然亦希有也。雖有上中下之分。皆為裡證。

若表裡分傳者。始則邪氣伏於募原。募原者即半表半裡也。此傳法以邪氣平分。半入于裡。則現裏證。半出於表。則現表證。此疫病之常事。然表裡俱病。内外壅閉。既不得汗而復不得下。此不可汗。强求其汗。必不得汗。宜承氣湯。先通其裡。裡邪先去。邪去。則裡氣通。中氣方能達。表向者鬱於肌肉之邪乘勢盡於肌表矣。或斑或吐。蓋隨其性而升泄之也。諸證兼去。既無表裡證。而熱不退者。募原尚有已發之邪未盡也。宜三消飲調之。若表裡分傳。而再分傳者。照前表裡俱病。宜三消飲。復下復汗。如前而愈。此亦常事。至於三發者。亦希有也。若表勝於裡者。募原伏邪。發時傳表之邪多。傳裡之邪少。何以治之。表證多而裡證少。當治其表。裡證兼之。若裡證多而表證少者。但治其裡。表證自愈。

若先表而後裡者。始則但有表證。而無裡證。宜達原散。有經證者。當用三陽加法。經證不顯。但發熱者。不用加法。繼而脈洪大兼數。自汗而渴邪離募原。未能出表耳。宜白虎湯。辛涼解散邪。從汗解。脈靜身涼而愈。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發熱。宜達原飲。至後反加胸滿腹脹。不思穀食。煩渴舌上胎利等證。加大黃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辰蒂散。吐之如在下者。宜承氣湯。導之。

若先裡而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裏證下之。裏證除。二三日內復發熱。反加頭痛身疼。脈浮者。宜白虎湯。若下後熱減不甚。三四日後精神不慧。脈浮者。宜白虎湯。汗之。服湯後不得汗者。因津液枯竭也。加入參。覆卧則汗解。此近表裡分傳之證。不在此列。

若大下後。大汗後。表裡之證悉去。繼而一身盡痛。身如被杖。甚則不可反側。周身骨寒而痛。非表證也。經氣漸回。身痛自愈。詳在似表非表條

凶之兆也。病家不咎前醫之擔誤時日。反咎後醫生之投藥殺之良可嘆也。當此之際。攻之則元氣幾微。是令其速死。補之則邪火益熾。精氣枯竭。守之則正不勝邪。必無生理矣。

○內壅不汗

疫邪發於半表半裡。一定之法也。至半傳變。或出表或入裏。或表裡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裡。乃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裡。此大謬也。嘗見以大劑麻黃連進無汗。轉加煩躁者。何耶。益發汗之理。自內以達表。令裏氣壅滯。陽氣不能散布於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之鳥。乃欲飛升。其可得乎。蓋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後揚翅方得升舉。此與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閉其後竅。涓滴不通。與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裡分傳之證。務宜承氣湯。先通其裡。裡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得汗而解者。

補須表裡兼見。而裏證尤急者。先通其裏。然後寒下利清敷。急當救裡同法。

○邪氣復聚

裏證下後。脈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者。此非闊飲食勞復。乃募原尚有餘邪隱匿。因而復發。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歸咎於病人誤矣。宜再下之。即愈。但當少與慎勿過劑。以邪氣微也。

○急證急救

溫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躁。此伏邪即潰。邪毒傳胃也。達原飲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煩躁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瘀到胃。急投大承氣湯。傍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如失。此一日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猛。設此證不服藥。或投以緩劑。鴉遲二三日必死。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常見溫疫二三日即斃者。乃此類也。

○注意逐邪勿拘結裏

溫度可下者約三十餘證。不必悉具。但見舌上黃。腹痞滿。便於達原。欲加大黃下之。設邪在募原者。已有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為開明祛賊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

用小承氣散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治。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且要諒人之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墓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湯。分多與少。與必有輕重之殊。勿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應下之證。見下無結糞以為下之早。或以為不應下。而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為逐邪。而非專為結糞設也。如必俟其糞結。血液為熱所搏變。證送起是猶釀病胎害醫之過也。况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如鵝泥。臨死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邪毒從此而消。證脈從此而退。豈徒教致糞結而後行哉。假如經枯血燥之大。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能為殞命也。要知因邪熱致燥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為之壅閉。瘀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乃去。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為本。熱為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結乎。

或問脈證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者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當即不行。續得溫熱益難得出。蒸作為結也。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寢。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人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應下之證。設引經論初鞭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為千古之弊。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裡急後重。下利窘迫者。宜少藥湯加大黃。此宜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為逐邪設也。或曰得母為積滯而設。數余曰非也。邪氣客于下焦。氣血壅滯。泣而為積者。去積以為治。已成之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以斷其生積之本。營衛氣通。其積不治而愈矣。此為初起濕熱者論也。更有虛邪。又非此論。泣同溢

大承氣湯

大黃五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芒硝三錢

水薑煎服。

小承氣湯

弱人減半。邪微者各復減半。

大黃五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水薑煎服

大黃五錢

芒硝二錢半

甘草一錢

水薑煎服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軟堅而潤熱。病久失下雖有結糞然多粘膩得芒硝則大黃有湯滌之能設無痞滿惟存宿結而有瘀熱者調胃水氣湯宜之。三承氣功效皆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不耐湯藥者或嘔或噦當為細末蜜丸湯下。如人方肉食而病適來以致停積在胃用大小承氣連下惟是臭木稀糞而已於承氣湯中但加人參一味服之雖三四十日所停之完穀及完肉於是方下蓋承氣借人參之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也。

○發斑戰汗合論

凡疫邪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斑氣屬陽而輕清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膠滯故陽主速而陰主遲所以從戰汗解者可使頓解從發斑者當圖漸愈。

○戰汗

疫邪先傳表後傳裏忽得戰汗經氣輸洩當即脈靜身涼煩渴頓除三五日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或有反復者蓋表邪已解裡邪未去纔覺發熱下之即解疫邪表裡分傳裡氣壅閉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下復汗溫疫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飲食而知味裡氣和也身熱未除脈近浮此邪氣怫鬱於經表未解也。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也不可苛求其汗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但能降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其邪也戰而厥回無汗者真陽尚在表氣枯涸也可使漸愈凡戰而不復勿憊者必死症者身如尸牙關緊目上視凡戰不可擾動但可溫覆擾動則戰必中止次日當期復戰戰汗後復下下後越二三日反腹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芍藥湯

柴胡清燥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薑棗引水煎服

芍藥湯

白芍一錢 當歸一錢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甘草七分 生薑一片

水煎服。裡急後重加大黃三錢紅積倍芍藥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潰。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充盛。陽氣衝擊不能頓開。故忽然坐卧不安。且狂且躁。少時大汗淋漓。狂躁頓止。脈靜身涼。霍然而愈。

○自汗

自汗者不因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潰。氣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脈長洪而數。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若裡證下後。續得自汗。雖二三日不止。甚則四五日不止。身微熱。甚則汗甚。其熱微汗亦微。此屬寔乃表有留邪也。邪盡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以佐之。表解則汗止。設有三陽經證。當用三陽隨經加減法。與協熱下利投承氣同義。表裡雖殊。其理則一。若誤認為表虛自汗。輒用黃芪。寔表及止汗之劑。則誤矣。有裡證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證自汗。詳見前條。若面無神色。唇口刮白。表裡無陽證。喜熱飲。稍冷則畏。脈微欲絕。忽得自汗。淡而無味者。為虛脫。夜發則晝死。晝發則夜亡。急當峻補。補之不及者死。大病愈後數日。母飲食反驚動即出汗。此表裡虛怯。宜人參養營湯。倍加黃芪。

人參養營湯

人參 麥冬 五味子 地黃 當歸 白芍 知母 陳皮 甘草 白水煎服

補按表裡無陽證。喜熱畏冷。脈微欲絕。汗出不鹹。此亡陽也。但云峻補不及。方法未免闕略。宗仲景法宜附子湯。若誤汗亡陽。准誤用大青龍湯法。以真武湯救逆也。

附附子湯

附子 白朮 君茯苓 芍藥 人參 臣

○盜汗

裏證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有自汗。若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凡人目張。則衛氣行于陽。目瞑。則衛氣行于陰。行陽則升。發于表。行陰則斂。降於內。令內有伏熱。而又遇衛氣。兩陽相搏。熱蒸于外。則腠理開而盜汗出矣。若內伏之邪一盡。則盜汗自止。設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時疫愈後。脈靜身涼。數日後。反得盜汗自汗者。此屬表虛。宜黃芪湯。

小柴胡湯

柴胡三錢

黃芩一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生薑一錢

大棗二枚

古方用人參半夏。今表裡寢。故不用人參。無嘔吐。不加半夏。

黃芪湯

黃芪三錢

五味子一錢

當歸一錢

白朮一錢

甘草五分

照常煎服。

如汗未止。加麻黃淨根錢半。無有不止者。然屬寢常多屬虛。常少邪氣盛。為是正氣奪為虛。虛之分在平。有熱無熱。有熱為寢。無熱為虛。若顛倒誤用。未免寢寢虛虛之禍。臨證慎諸。

○發斑

邪留血分。裡氣壅閉。則伏邪不得外透。而為斑。若下之。內壅一通。則衛氣亦從而疏暢。或出表為斑。則毒邪亦從而外解矣。若下後。斑漸出。不可更大下。設有下證。少與承氣湯緩緩下之。若復大下。中氣不振。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舉斑湯。

托裏舉斑湯

赤芍藥

當歸各一錢

升麻五分

白芷

柴胡各七分

川山甲

二錢半

水薑煎服。下後斑漸出。復大下。斑毒復隱。及加循衣模床。撮空理線。脈漸微者。危。本方加人參一錢。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發斑者。設有下證。少與承氣湯從緩下法。

補按溫疫發斑寒熱虛實皆有之。重者二三日便見。輕者五六日方出。淡紅稀小者。吉。稠密紫赤者凶。必察

元氣虛寒。脈之有力無力。欲出未出。葛根升麻湯。斑已出。不宜再發。煩渴熱甚。脈洪數者。白虎湯。脈虛者。加人參。○斑色赤紫。狂言咽痛者。犀角玄參湯。熱甚心煩。黃連解毒合白虎湯。○讒語便祕。舌焦煩渴。大柴胡湯加芒硝微利之。○又因元氣素虛。先有慾事適感溫疫涼劑過甚。寒伏于下。逼其無根失守之火。薰灼肺胃而發陰斑脈。或散大或沉細。其色淡紅。惟手足多而胸背少。頭面皆無。當倣傷寒治法。以附子理中湯得溫補之劑。陽回而陰火自降。此治本不治標也。然而此證根本有傷。惟老成練達者。十救二三而已。本論托裡舉斑湯。但可施于下。而再下元氣不振。斑毒內陷之證。未可通治。班證因采名家方論。以補不及。

升麻葛根湯

升麻 葛根 茄藥 甘草

犀角玄參湯

犀角 玄參 升麻 射干 黃芩 甘草

黃連解毒湯

黃連 黃芩 黃柏 柴子

大柴胡湯

柴胡 黃芩 半夏 茄藥 枳實 大黃 生薑 太棗

附子理中湯

人參 白朮 乾薑 甘草 附子等分

真武湯

附子君 茶芩臣 茄藥佐 白朮臣 生薑佐

○蛇厥

疫邪傳裡。胃熱如沸。蛇動不安。下既不通。必反干上。蛇因嘔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蛇厥自愈。每見醫家引經